



随笔

年 于婧

“过了腊八便是年。”其实很多人是从腊八开始才意识到新年就要来了。于是开始在忙碌的闲聊声中探听起了年的味道，街上也渐渐散发出了年的气息。火红的灯笼陆陆续续爬上了屋檐，屋里的蝴蝶兰开始偷偷地绽放，橱窗里红衣的销量开始显著上升。过了腊月二十，一众单位开始陆陆续续放假，人群拥挤着、欢笑着走上街头。这不，年就来了。

今年，又是极为特殊的一年，疫情后沉寂的城市开始在年货的置办中苏醒。网络直播普及和物流的快速铺开，倒逼大型商超和街边小店早早地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年味宣传。随着新春的临近，熙熙攘攘的人群又重现街头，戴着口罩和不戴口罩的脸都掩饰不住眼角的笑意。买卖年货的人群在互相讨价的过程中，充满愉快地完成了交易。仿佛越临近年关，那美丽心情的魔盒就开启了旋转按钮，所有的不快抑或烦恼都可以被一句“快过年啦”所暂时掩埋。

“过年”和“除夕”真是两个很奇怪的词语，想“躲过”年这头怪兽，想“除去”夕这只猛兽，可是所有人却都沉沦在这段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特的时光中。年的脚步越来越远，家的呼唤仿佛也越来越强

烈。快速发展的科技让过年期间千万火车站前的蹲守变成了计算机和手机前的守候，恐怕也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意义上从心底里感受“春运”二字背后的爱恨情仇。总是被关于回乡和归家各种爱和依恋的视频弄湿了眼眶，“年”在那一刻仿佛成了含蓄的中国人表达爱意的最佳时刻，天伦之乐、夫妻之爱、朋友之情都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加速升温，直至溢出，喷发。

年关将近，突然发现空中又开始弥漫起硫磺的味道。起先是看到朋友圈那绽放在天边的花朵，再后来下班回家的街边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零星卖起烟花的小摊。夜晚散步走在路边，会突然有拿着吡花欢笑着从你身边跑过的孩童，火花照耀出快乐的童年。人间至简之乐不过如此。

已经记不得燃放烟花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只记得那时每每大年初一会被窗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吵醒，就知道要准备起床拜年了，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大过年还不让睡个安稳觉，吵死了。”一边离开温暖的被窝，开开心心起床准备拜年。只是没想到，“当年只道是寻常”的鞭炮脆响、烟花绽放，在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竟然成为记忆里难以磨灭却无法再现的画面。只是没想到，当再次拿起那在漆黑的夜空中可以发出耀眼如星辰般光芒物件的时候，孩童般的快乐会再次浮现。

《难忘今宵》的歌声响起，转眼就到了元宵。一个年仿佛还没开始就接近了尾声，漂泊在外的游子又再次带着家人的期望和对新年的憧憬，踏上了新一年的征途。

诗词

咏雪二题

徐燕

白雪纷纷何所似？天工棉被盖庄田。
三冬禾麦休眠暖，春发其华喜有年。

二

白雪纷纷何所似？抖铺宣纸一全开。
墨分五色苍茫里，大地生机扑面来。

望雪

丁贵兰

片片琼花瑞叶扬，满城尽望裹银装。
冬藏春发年方好，龙跃云天载吉祥。

冬趣

严红

一夜漫然天地白，柳花飘舞蝶连翩。
莫言冬日无清趣，别有冰心赋玉笺。

季节

站在门槛的春天

邓荣河

能够尽快步入春天，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不过，随着南下寒潮的一次次侵袭，在很多地区，春天还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当然，随着立春的到来，我们期待已久的春天，将会齐刷刷站在门槛。

立春，位居二十四节气之首，标志着春天的开始，广袤的大地将先后结束冬藏，一步步进入春天。由此可见，把立春比作春天的门槛，最为贴切不过。横亘于冷暖之间的门槛，门里门外诗情各异，脚前脚后画意不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只要跨过了这道门槛，就等于无形之中已经欣然接受了春天的邀请。

当牛舌状的冬天不再不停地反刍阴冷的忧郁，乡下勤快的老母亲，便开始把隆冬的厚重折叠得整整齐齐，然后依次压入箱底。不知从何时起，肆虐的严寒也开始变得有点胆怯，敲打老屋窗棂的手儿，显得有点气无力。门外呢？则是另一番天地。

调皮的风筝，又可以在炊烟的纤绳上翻跟头；山上的石头和林子里的小鸟一同复活，正式加入营造春之绿的行列。那些嫩得让人心疼的萌芽，在日历的绿色背影里翻了个身；田间麦苗的一阵喘息，不小心将休憩的村庄惊醒。春，正以愈来愈强烈的气势，让严冬无地自容。因此，《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对立春这样解说：“正月节，立，建始也……”

如果说站在城市门槛的春天是一种召唤，那么站在农家门槛的春天就是一种急切，一种一下子就想走出寒冷的急切。渐渐变暖的阳光，是多嘴的雀儿，啾啾几声，就啄破了刚刚钻出被窝的童话。所有想飞的日子，所有想绿的情结，顷刻间整个身子都暖和了，都酥痒了。于是，农家方格子窗户上的农历有了蓬勃的温度，多了缠绵的风度。尽管立春时节的夜晚很冷——常常有冷风垂死挣扎的呼号，但冷冷的窗外，也会骄傲着几只没有睡意的夜鸟。夜鸟知道，伴随着明天太阳的冉冉升起，乡下田间的稻草人爷爷，便会迫不及待地脱下那件补丁叠补丁的寒衣。

“吃了立春饭，一天暖一天。”瞧，“嫩于金色软于丝”的枝条儿正为春姑娘排练着欢迎的舞蹈；“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儿正跃跃欲试，争抢着露出头脸为春姑娘铺陈上一方洁净的绿毯。站在门槛的春天，慢慢有了游走市街的想法，渐渐产生了闯荡江湖的打算……

杂记

打年货 朱蓉

每年春节之前，我总喜欢逛逛城隍庙，今年也不例外。一则想裱几幅字画；二则逢新年必请对联和祈福。

从蒙城路上的西门古玩城进入市场，先找到装裱店，完成裱字事宜。抬头便可看到高耸的庙宇——思惠楼。被誉为“庐州第一楼”的思惠楼，是明代庐州知府徐钰于正德十年用地方捐资所建，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

紧挨思惠楼的后街，近些年也随城隍庙建筑群，进行了整体修葺、美化、提升，完善配套设施，街道楼宇全都是复古风格。后街一带侧重于风味小吃店、小商品批发兼零售、民俗文化场所等。崭新的街道门面，呈现的是古朴典雅风貌，可外在的雍容华丽还是难掩市场的萧条，生意仍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还能看到几分繁荣景象的也就数这春联市场了。置身新街道，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寻找与往年不一样的对联、福字，还是很考验审美的。浏览几个店，感觉差不多，便择一店，把家里的门联、福字一并配齐后，就开始了休闲时光。

长龙般的各类年货铺满整条后街，喜气洋洋的，漫步其中，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陶醉。徜徉

中，一“福”字中国结映入眼帘。进店问价：美女，那个小号福字多少钱一个？美女：40元！我说：有点贵耶，能便宜点儿吗？美女：这还嫌贵？要便宜的别处买嘛！我笑容可掬……再逛，另一店有一幅工艺别致的大号“福”字中国结闯入我眼。问价：45元。店主说：“您如果要就给40吧！”“嗯，不错，我要了。”又瞅瞅其他小宠物，惟妙惟肖的，想着龙年来了，龙腾虎跃，必须买！一会儿功夫，手提袋已是鼓鼓囊囊的了。请了吉祥，买了顺心，得了你好我好。两桩买卖对应了两种心情，也承担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穿过中心街道，看到炒货店，想买点炒货，看到很多人排队，心头一热。曾经热闹非凡拥挤不堪的城隍庙，经历一场火灾，加之消

费渠道的变迁，沉寂了十几年，颓态已露。如今政府花大气力重新修葺，整个街道复古风浓郁，综合配置全面升级，但与之对应的市场仍然不温不火。

继续前行，来到临长江中路口处的飞凤街，一家老牌服装店，又引我进店浏览。见一女士在挑选，连试两款感觉都不错，看她表情我猜她有点嫌贵，在犹豫。热情的店主又连忙推荐一款再试，只见店主夸张的表情：好好看哟，你的气质好，皮肤白，穿什么都好看，穿什么都有气质……不难看出店主极想促成这单生意。我目测该女士，年龄五十岁左右，身高170厘米上下，身材匀称，皮肤稍白。于是走过去低语：您穿前面两款合适，双面羊绒，浅灰，中长休闲款，这样的质地板型，配上你的丝质围巾，优雅大气知性；身上这一款，化纤圈圈球线材质、紫红色短款西服，有些松塌不成型，不太适合你。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适时给些善意提醒也算成人之美吧。

打年货的路上，欢欢喜喜地赶集，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叫卖的吆喝声四处漫溢，年味儿浓郁，于如火如荼的电商时代已很难遇见。现在有文化人士进入小区免费书写对联，去超市一次性狂购，网店上的应有尽有，生活处处便捷，若非体验过年的街市气息，购物只是手机轻轻一点的事儿。